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四八二・史部・詔令奏議類

綸扉奏草三十卷（卷十四至卷三十）

〔明〕葉向高撰

一

續綸扉奏草十四卷

〔明〕葉向高撰

三五

楊全甫諫草四卷

〔明〕楊天民撰

六〇七

繪扉奏草二

〔明〕葉向高撰

據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明刻本影印原書版框高
二〇八毫米寬二八六毫米

綸扉奏草卷之十四

催請軍政揭

該兵部尚書李化龍以軍政事屢請苦請未蒙

允發此

國家大典化龍不得不言臣亦不得不代為之言而言又已竭無可復言惟望

聖明念

朝廷必不可廢之典體臣子必不容已之情卽賜檢發其化龍告病疏曾經臣擬上者亦乞

奏草

卷十四

併發以便供職秋防在邇本兵任重萬不可令閉

門堅卧致誤戎機也臣不勝激切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九年六月十八日

乞休第十五疏

奏為患病乞

罷事臣連年有痔瘍下血之病甚覺不支而今歲愈劇因二三大條方相率求去隱忍而不敢言者久之昨日在閣中一暈不醒幾于長逝今日欲勉強出門隨行隨跌半步難移故復中止伏枕思之人身愛則病辭則病勞則病兼此三者卽金石為姿猶將銷鑠况于孱弱衰頹夙嬰重患之殘軀哉今

奏草

卷十四

二

朝政壅塞至此財用空竭至此水旱頻仍至此

民生困苦至此誰秉國成能晏然坐視至于兩頭四目之妖到處疊見昨陝西所報尤為駭人變不虛生必有徵應臣之憂極矣章疏不發則問臣官僚不補則問臣大小政事不行無不問臣其最急如枚卜考選二事望臣尤殷罪臣尤重臣亦人耳只有此心只有此口心已折矣口已乾矣此外更有何術可以通神可以回

天詢之今人則今人不知考之古人則古人無有欲留既難展布欲去又苦繫維日日煎熬人

人理終之體位矣至于馳驅奔走終歲不休雨雪風寒無日得避此雖中外諸臣所無之勞然臣受

恩獨深名位已極縱使盡瘁鞠躬亦其常分何敢爲

君父言也惟是憂鬱之餘加之委頓勢必顛危若不堅決一去妨誤愈多臣罪愈大豈不戀

主恩豈不知政本無人顧情勢至此無柰何耳臣聞之高位難居危機易伏臣事

皇上三四年間未嘗敢有一言半語于

奏草

卷十四

三

御前傷一人害一物卽士大夫彼此爭競臣亦只

求和諧無所黨護如今歲御史金明時以考

察事被叅又以干犯觸

聖怒臣勸解調停不遺餘力此

皇上與部院諸臣所共明者而傳聞悠悠謂臣構

陷是臣生平寸長至此盡失亦足傷也臣於

此事甚不欲言今且去矣故敢併自引咎統

望

聖明垂憐卽

賜罷斥或

准令休致別選賢才以襄政理臣生生世世銜結無窮矣臣不勝激切祈懇之至奉

聖旨卿輔政數年忠誠清正朕所悉知諸所陳奏

具見懇誠政務方次第舉行卿如何遽欲求去

國事何人主持宜卽出贊襄以副眷懷金明時

干犯字樣是朕親覽已從輕處了小人疑誣卿

不必介意吏部知道

萬曆三十九年六月二十八日

奏草

卷十四

四

請發考選

奏為懇

發考選事今日吏部尚書孫丕揚副都御史許弘綱皆以考選事迫具疏親至

文華門叩懇

皇上蚤發此非萬不得已不敢如此其中事情二臣言之已詳臣亦無所容喙惟臣備員輔弼稱爲股肱夫科道耳目之官也人身而無耳目則雖有股肱亦偃偃其何之然則

皇上非但廢耳目之用而亦廢股肱之用矣今天

奏草

卷四

五

災頻仍妖怪疊見海內人情鬱結已極而

皇上又靳惜此官使言路盡虛臺省各差盡闕數十年來作養之人才盡投閒地臣誠不知其可也頃者

皇上黜用江西巡撫稍下方面各官人皆踴躍以爲轉圜有機要其最緊最急無過考選一事此事一了則其他皆可次第舉行而四海翕然頌

聖主矣臣病苦已極幾欲無生然猶恐死以待此事惟

皇上俯鑒下情

亟賜允發臣卽溘先朝露亦感

聖恩矣臣力止此臣言止此如

皇上竟不信臣則乞卽行罪黜以謝天下母使臣長蒙怨咎無已時也臣不勝激切冒昧祈懇之至爲此具本親詣

文華門奏

聞伏候

勅旨

萬曆三十九年六月二十五日

奏草

卷四

六

乞休第十六疏

奏為病臣感

恩力難圖報再懇

聖慈俯容休致事臣頃以患病乞罷奉

聖旨卿輔政數年忠誠清正朕所悉知諸所陳奏

其見懇誠政務方次第舉行卿如何遽欲求去

干犯字樣是朕親覽已從輕處了小人疑誣卿

不必介意吏部知道欽此臣從床褥中稽首跪

誦感極涕零即欲勉匍匐祇承

奏

卷一百一

七

明命無柰臣病患纏綿腸胃枯損一日之中數番

下血下血之後必至昏沈延至數刻乃始復

甦凡

發下本章皆不能詳閱諸所票擬皆呻吟口占常

多踈失以此臣心愈苦臣病愈增向猶問醫

調治今度此病難瘳亦不復醫以生死存亡

委之命運而已情勢如此

皇上猶可幸臣之贊襄而不求人以代之乎臣觀

近日士大夫每以門戶分爭為慮在臣私心

竊謂以爭止爭必不能止惟以讓止爭庶有

止日而崇讓之風當自大臣始今天下賢才
甚多而臣獨居政地且將四年非但誤國罪
深即律以推賢讓能之道亦當愧死造物忌

臣是神憐臣

宗社之靈亦知臣之愆戾而不佑臣此臣病之所

由生而萬難以強留者也臣今所控于

皇上者只有兩言曰今日此官必不可為臣之辱

劣必不能為實情實語毫無矯飾伏望

皇上哀臣窮迫

亟賜罷歸即行推補仍將目前必不容已急務如

奏

卷一百一

八

吏部考選兵部軍政

立賜檢發庶

朝綱振飭耳目一新非但臣得延殘喘于田間

而國家自此亦可享安靜和平之福矣臣不

勝局死哀祈之至奉

聖旨今朝端多事卿殫忠為國鎮定主持朕所倚

賴已有旨慰留如何又堅欲求去宜體朕至意

即出贊襄毋得苦辭政本乏人朕慎於簡用故

此稍遲知道了考選疏候檢發吏部知道

萬曆三十九年七月初四日

請補閣臣第三十摺

臣再疏乞歸重奉

溫綸隆天重地既

諭臣仰出且念政本乏人慎于簡用臣仰見

聖心未嘗不

留神于閣臣之推補也臣雖伏枕呻吟中不勝感

激不勝欣躍即欲力疾遵

命仰答

聖恩緣臣痔瘍舉發奔走艱難尚容調理數時再

決進止今亦未敢遽有陳瀆惟是閣中無人

奏草

卷十四

九

臣僵卧私家甚為不便推補之

命萬分難緩且中外人情顛望此事如饑如渴臣

若因循不行力請將上誤國家之事下失四

海之心一旦湓先朝露亦不瞑目矣為此冒

昧謹擬

聖諭一道勅下該部即行推舉以待

簡用是臣床褥中之所有叩而懇祈者至于考選

疏併望

檢發以信

明古臣尤不勝大幸萬曆十九年七月十三日

乞休第十七疏

奏為病患難痊

聖恩難報懇祈罷免事臣抱病兩旬再疏乞休俱

荷

溫綸臣捧誦廻環惟有感泣荷犬馬之力尚可曳

勉自效以副

聖心何敢不盡何忍不盡故躊躇數日未敢再陳

乃今心火上攻氣血內竭怔忡恍惚百事昏

迷縱使旦夕未死亦僅留此槁然之形骸與

枯木朽株同耳安能有籌畫謀猷可仰佐

奏草

卷十四

十

聖明于萬一哉近日大臣中以病以情乞身于

皇上者皆不蒙

俞允臣每私念人臣委身事

主苟非狼狽困迫之極固不宜輕有所陳取厭

君父而臣心力既窮責任復重留一日則貽國家

一日之禍為

宗社一日之憂生死之係于一身者小而安危之

關于天下者大萬分之中更無一分可留之

理以視諸臣事體迥異此所以不避煩瀆而

哀鳴不已之若是也伏望

皇上察臣下情

亟賜允放其會推蜀臣考選二事已蒙有知道檢發之

命臣誠恐死須臾待之望之臣不勝激切祈懇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情詞懇切卿忠清直亮贊襄機務方今國事多艱正倚卿謀猷佐理豈不以國事為重如何堅意求去卿速出入閣贊襄庶政務有賴表率得人以副朕倦倦之意慎勿再陳吏部知道

奏草

卷十四

十二

萬曆三十九年七月二十日

恭賀

萬安柄

為恭賀

萬安事竊惟

聖躬自舊歲稍有違和雖隨即勿藥而臣子私心

尚懷憂念近聞

起居亨泰動履迪康

聖體視前愈加強健上而

聖母下而臣民內而

宮庭外而

恭賀

卷十四

十二

朝野無不歡欣鼓暢以為

天佑

宗社億萬載無疆之慶在於此日臣忝備股肱蒙

恩深厚其為欣忭又當何如哉今

聖節在適當萬方入賀之期所望

皇上敬迓天庥懋凝

帝祉發政施仁將一切緊要政務如枚卜考選補

大僚起遺佚釋冤繫之類次第舉行使太和

元氣流行于宇宙間則世界一日便成唐虞

皇上萬年長為堯舜此尤臣與普天之所同願

也臣不勝踴躍頌祝之至

萬曆三十九年七月二十四日

奏草

卷十四

主

乞休第十八疏

奏為微臣情極勞窮蒙

恩愧懼謹再陳事理懇求

允罷事臣一月之間三疏乞休三奉

溫綸

君父之于臣子至矣盡矣臣何功何能足以當此

欲再有陳控而其辭已窮今

聖節在邇又不敢以疾病不祥之語仰瀆

宸聰惟以臣之庸劣不堪與事理之必當去者再

冒昧言之祈

奏草

卷十四

古

聖明之垂炤焉我

朝之設閣臣原持文墨議論與前代宰相事權

迥不相同在尋常無事時猶易于充位至于

今日則中外多故百責攸歸加以章疏留中

人望愈切在各衙門只以上本為職本既上

自可以有辭在閣臣專以下本為職本不下

終無以自解千疑萬恨從此而生于是閣臣

之擔負遂日加重其勢亦日以狼狽而不可

支又適逢有庸劣如臣者備員茲地其微誠

不足以大感

聖心其煩言不足以盡勤

聖聽其粗心浮氣不足以聯屬上大夫而又隻身

獨立莫為補助蓋時與人兩窮而兩相值故

其困一至此也今萬國呼嵩普天同慶而中

書政本古所稱師尹具瞻之任乃使臣覲顏

竊據無一善狀

聖朝之光中外之所仰望哉臣之屢疏祈求非敢

負

恩實是量力益量力亦所以報

恩也伏望

奏草

卷四

五

聖明俯鑒下衷

准令休致即行推補使四海之耳目一新而我

皇上億萬年無疆之慶亦因之而愈衍矣臣不勝

悚息祈懇之至奉

聖旨近來議論煩多卿佐理勤苦朕所悉知求去

懇切已屢旨慰留特遣鴻臚寺堂上官宣諭卿

宜勉遵即出毋負朕意其各項章疏緊要當行

的朕自檢發卿不必過慮閣臣員缺稍俟候旨

行吏部知道

萬曆三十九年八月初二日

催發考選揭

考選諸臣候

命已一年半矣在諸臣分義自安遲速惟在

皇上無所不可但各差委是乏人即毋論候代之

苦而見缺如遼東貴州兩淮巡鹽之類皆邊

地安危之所關國家財賦之所出最為緊要

是寧可聽其不差已耶我

皇上履全盛之璽圖為

太平之天子者已四十年明歲五十之期則人生

稱壽之始自此而百千萬年尚未有艾而又

奏草

卷四

六

上奉

聖母下撫

神孫益開闢以來帝王福履未之前聞四海臣

民遭逢此日亦千古未有之奇遇其揚

休頌

德何所不至而獨用人一節似于

聖衷未甚廓然他日書之史冊亦將以此項為

聖朝之闕事臣竊惜之昔之稱盛世者必誇其多

賢而召公頌成王受命長福祿康即繼以

翼孝德謫謫之吉士今

皇上神聖遠邁成王而賢才亦未必遽遜于周室

乃獨無能為恭聖之詠以感動

聖心此尤臣之所為望也臣伏枕餘生方在陳乞

必不敢以浮漫不切之語涓瀆

君父惟念賢才常用與各差需人至緊至急展轉

于求不得不言伏望

聖明俯賜採納臣雖退伏田野有餘幸矣

萬曆三十九年八月初六日

奏草

卷四

七

謝

宣諭疏

奏為恭謝

天恩宣諭事該部四疏乞休隨蒙鴻臚寺官恭捧

聖諭近來議論頗多卿佐理勤苦朕所悉知求去

懇切已屢有慰留特遣鴻臚寺堂上官宣諭卿

宜勉遵即出毋負朕意其各項章疏緊要當行

的盼自檢發卿不必過慮閣臣員缺稍候候旨

行吏部知道欽此該臣恭設香案扶掖匍匐叩

頭恭謝訖竊念臣庸劣無能因病求去致煩

奏草

卷四

六

君父屢沛

溫綸且特遣鴻臚臣諭臣即出

聖意勤倦

聖恩隆重萬非愚臣所能消受誠恐因此愈生咎

殃負愆彌甚此所以傍徨悚仄不能一息安

者也義當即日遵

命趨朝竭力供事緣臣體尚虛弱須少寬數日庶

幾可以勉出謹先具本陳謝伏望

聖慈俯垂鑒宥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卿還即出以慰眷懷

部知道

萬曆三十九年八月初十日

奏草

卷十四

九

人直見朝陽

該臣四疏乞休俱蒙

溫綸又遣鴻臚寺官

諭臣卽出臣惟

君父以制命爲義臣子以順命爲恭屢奉

旨而屢苦辭跡涉假蹇臣之所甚懼也况

聖節屆期普天同慶雖遠在萬里外猶奔走而至

乃臣任在股肱身依日月而敢堅卧私家不

謁匍而勉出哉謹遵

旨于今早廷見入閣供事矣惟是天下事至重至

奏草

卷十四

十

繁委非臣一身所能獨任浮沈不止必至誤

國上負

聖主之厚恩下叢天下之謗議雖欲強顏以居此

地亦安可得伏望

聖明留神政本廣賜登延使臣得蚤避賢路少逭

罪愆仍乘此獻

壽呼嵩之時舉行善政將吏部推陞各疏盡

賜檢發其最要如考選者更

亟賜俞旨以慰中外之望以增臣民之懼其於

聖德聖治所裨亦非淺鮮矣 萬曆三十九年八月十二日

為同官轉奏情節揭

該臣昨日遵

旨入直隨往見同官臣廷機而廷機再三言杜門

已三年半求去至百二十疏無言不盡而

天聽未回日復一日將何究竟臣等北臣為之轉

聞臣與廷機同官同年誼同休戚其情辭迫切

如此不得不

奏不忍不

奏伏望

聖明裁斷使廷機去就得明感

奏草

卷四

三

恩無量矣臣不勝悚息之至

萬曆三十九年八月十五日

請補閣臣第三十一疏

奏為請補閣臣事該臣三年間屢以推補閣臣

為請近奉

旨令臣摘俟候

旨行今又旬餘日矣未蒙

德音臣寢不能安食不能下延頸企踵望此事

焦思之極血疾愈作今兩目昏花字畫不辨

僅能開眼已類青盲綸扉何地可使如此之

人倭倭然獨行于其間哉縱使臣身無病力

足馳驅而軍國大事

奏草

卷四

三

幾務殷繁亦豈容以一臣獨肩其任悠悠之譚寧

不謂臣利于竊據幸

皇上之不補也妨賢誤國將為萬世之罪人臣雖

至愚安得不懼為此冒昧具疏躬詣

文華門奏

聞伏望

聖明俯賜允行臣不勝悚息激切之至

萬曆三十九年八月二十三日

奏為請

奏為請

請開臣事臣之請開臣已數十疏矣凡

宗社大計四海輿情與微臣庸劣不堪之狀已謁

盡無餘今人字愈急臣罪愈增若再或遲延

則宗社之安危愈為可慮臣雖本石其心何能一息

安也臣初受事時閣中共有五臣今王錫爵

朱賡于慎行相繼沒矣皇上能使存者之強留而不能使死者之復生臣

之愁病顛危餘生何幾

皇上但視臣如錫爵輩則此官之補亦何能一息

緩也臣窮急之極謹再具本躬請

文華門奏

聞伏望聖慈留神省覽臣不勝悚息惶懼之至

萬曆三十九年八月二十九日

請急務

看得目前政務繁急已極

朝綱日弛人情日玩甚為可憂其大者如會推

閣臣及考選科道臣皆方其疏竭懇請佇望

檢發其餘更有切緊數事不得不行亦甚易于行

者臣謹開列上

伏候

聖裁

一吏部司官見在只有五人又有兩人註籍

奏草 其南直隸廣東各省司官俱未蒙

點用今尚書孫丕揚又堅意求去銓曹事重堂司

檢發 乏人誰為料理伏望

一今歲各省巡撫官自陳俱已奉

旨惟雲南巡撫周嘉謨曾經發擬又復留中近嘉謨再疏申請亦未蒙發而

重地且當兵亂之後巡撫官非得

明白何以行事嘉謨因此且欲去去臣甚為之

慮之伏望